

詩詞散文 綜論

陶子珍 著

詩詞散文
綜論



A1026305

陶子珍 著

詩詞散文綜論 / 陶子珍著. - 一版.
臺北市；秀威資訊科技, 2004 [民 93]
面； 公分.-- 參考書目：面
ISBN 978-986-7614-12-4 (平裝)
1. 中國文學 - 評論

820.7

92021276



語言文學類 AG0011

詩詞散文綜論

作 者 / 陶子珍
發行人 / 宋政坤
執行編輯 / 林秉慧
圖文排版 / 張慧雯
封面設計 / 黃偉志
數位轉譯 / 徐真玉 沈裕閔
圖書銷售 / 林怡君
網路服務 / 徐國晉
出版印製 /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25 號 1 樓
 電話：02-2657-9211 傳真：02-2657-9106
 E-mail：service@showwe.com.tw
經銷商 /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
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、32 號 4 樓
 電話：02-2795-3656 傳真：02-2795-4100
 http://www.e-redant.com

2006 年 7 月 BOD 再刷
定價：220 元

• 請尊重著作權 •

Copyright©2006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.,Ltd.

自序

「詩」，是心靈之詠歌，一切文字之泉源，歷代詩人們，以不朽之樂章，營造出至真、至美之有情天地，千古以來，歷久彌新。

「詞」，一名詩餘，又名長短句，為具規律性與音樂性之韻文，詞人倚聲填詞，藉以當筵助興或抒發情感，生動委婉。

「散文」，為貫道之器，自先秦時代始，古代文學理論即已萌芽；兩漢時期，則出現文學論文專篇，及至魏、晉、南北朝後，中國文學之理論體系，始大備矣。

本書十篇論文，為余數年來研究之心得，先後分別發表於《錢穆先生紀念館館刊》、《現代青年》、《中國文化月刊》、《人事月刊》、《中國國學》及《林炯陽先生六秩壽慶論文集》等處，今分為「詩」、「詞」、「散文」三部分，予以匯集成書，付梓印行。撰寫期間，承蒙 王師偉勇、黃師文吉之諄諄教導與關懷慰勉，衷心銘感，永誌難忘，謹以至誠，敬申謝意；並感謝東吳大學中文系碩士班學妹王秋文，協助繕打及

校對文稿。唯自揆資庸學淺，闕失不周之處，在所難免，尚祈學界先進，不吝教正是幸。

陶子珍 謹識

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元月

詩詞散文綜論 目次

自序	i
詩	1
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——談中國古典詩中的有情天地	3
人生何似 ——試析蘇軾〈和子由澠池懷舊〉	13
司空圖《詩品》試析	19
詞	35
獨笑書生爭底事 ——試析蘇軾〈滿江紅〉詞：「寄鄂州朱使君壽昌」	37
敦煌節令詞析論	47
〈虞美人〉詞調試析	71
戈載《宋七家詞選》試析	93

散 文	107
《文心雕龍》〈神思〉篇創作理論試析	109
《文心雕龍》〈體性〉篇風格理論試析	129
吳曾祺《涵芬樓文談》試析 ——論為學作文之基本工夫	147



詩

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——

談中國古典詩中的有情天地

壹、前言

《毛詩·序》載：「詩者，志之所之也，在心為志，發言為詩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歎之，嗟歎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，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」因此，「詩」是心靈的旋律，情感的流露，須有不同的情感做為音符，才能譜響心曲，奏出動人的樂章。故詩詞之傳，是傳詩，亦是傳情，藉著詩篇，使人獲得一種心靈的撫慰，以及宣洩情緒的滿足，由詩人的匠心，與讀者的感悟，創造出大千世界的有情天地。

貳、中國古典「情」詩

所謂「人非草木，孰能無情。」故勞人思婦、孝子忠臣、芸芸眾生，各有其情。清·項明達〈香消酒醒詞序〉曰：「辭藻，色也；言調，聲也。選聲配色，而在我詠嘆其間者，情

也。」¹因而詩詞創作中章法結構的鋪述安排，或辭采聲律的技巧運用，均是在營造筆墨之外的詩情意境。所以本文擬於中國古典詩中，將詠懷抒情之作，歸納出幾種不同的情感加以分析探討：

一、宋玉堂前斜帶風——詠物寄託之情

《文心雕龍》〈明詩〉篇言：「人稟七情，應物斯感，感物吟志，莫非自然。」人因有喜、怒、哀、懼、愛、惡、欲等不同的情緒，隨著外界事物的變化，配合內心的感應，產生了許多聯想與類比，故詠物之作，雖是出於自然，但工巧實難，須不落言筌，貴有寓意及不脫不黏，始有遠韻。宋·張炎《詞源》曰：「詩難於詠物，……體認稍真，則拘而不暢；模寫差遠，則晦而不明；要須收縱聯密，用事合題，……斯為絕妙。」故詠物篇中，如植物界的松、竹、梅等：

松：「凌風知勁節，負雪見貞心！」（梁·范雲〈詠寒松〉）

竹：「竹生空野外，稍雲聳百尋。無人賞高節，徒自抱貞心。」（梁·劉孝先〈竹〉）

梅：「雪滿山中高士臥，月明林下美人來！」（明·高啟〈梅花〉）

¹ 劉慶雲著：《詞話十論》〈寫作論〉「情真」項引《清名家詞》（長沙：岳麓書社，1990年1月），頁127。

其中「松」的勁節，「竹」的高節，以及「梅」的高士形象，是狀物之貌，亦是詩人本身情感的投射，反映出潛藏於內在的人格特質。又如動物界的鳥、馬、蟬等：

鳥：「海燕雖微渺，乘春亦暫來。……無心與物競，鷹隼莫相猜。」（唐·張九齡〈歸燕詩〉）

馬：「吾聞良驥老始成，此馬數年人更驚。豈有四蹄疾於鳥，不與八駿俱先鳴。」（唐·杜甫〈驄馬行〉）

蟬：「過門無馬跡，滿宅是蟬聲！帶病吟雖苦，休官夢已清！」（唐·姚合〈閒居〉）

詩人以海燕、老驥、病蟬自況境遇，既寫物，又寫人，故名為詠物，實乃抒懷，然而也就因為詩人的多愁善感，寄託詠歎，致使宇宙萬物莫不含情。

二、良辰未必有佳期——困頓抑鬱之情

歐陽修〈梅聖俞詩集序〉說道：「蓋世所傳詩者，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。凡士之蘊其所有，而不得施於世者，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，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，往往探其奇怪；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，其興於怨刺，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，而寫人情之難言，蓋愈窮則愈工。然則非詩之能窮人，殆窮者而後工也。」因此「窮」是一種有力的生活試煉，應知「天下不如意事，十常八九」，人事的變化更是反覆無常，在命運的遇合中，豈能盡如人意，若不能跳脫名利的束縛，

得失的羈絆，那麼將會是一場永無止盡的苦難，予人以深切的苦痛。如：

流鶯漂蕩復參差，渡陌臨流不自持。……曾苦傷春不忍聽，鳳城何處有花枝。（唐·李商隱〈流鶯〉）
我當二十不得意，一心愁謝如枯蘭。……壺中喚天雲不開，白晝萬里閑淒迷。（唐·李賀〈開愁歌〉）

詩人李商隱是黨爭下的受難者，李賀則是因父諱而被拒於科舉門外的受害者，在他們的詩歌中，體現出愁苦憤悶的不平之鳴，是以「窮」塑造了詩人，也體驗了情感，且將懷才不遇，自傷哀憐，抑鬱難伸的困頓處境，化為首首憾人心弦的詩篇。

三、盡洗甲兵長不用一家國人倫之情

《禮記·儒行》載：「儒有不寶金玉，而忠信以為寶。不祈土地，立義以為土地。不祈多積，多文以為富。……儒有忠信以為甲冑，禮義以為干櫓。戴仁而行，抱義而處。雖有暴政，不更其所，其自立有如此者。」故儘管漢、魏以來篤信黃老玄學，初唐時釋道之風盛行，然儒家忠信仁義之精神，仍是數千年來維繫民族命脈之砥柱，因此詩人心中愛國的情操與倫理的親情，常洋溢於字裏行間。如：

老妻寄異縣，十口隔風雪。……入門聞號咷，幼子餓已卒。……所愧為人父，無食致夭折。……默思失業

徒，因念遠戍卒。憂端齊終南，瀕洞不可掇。（唐·杜甫〈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〉）

今皇神武是周宣，誰賦南征北伐篇？四海一家天屬數，兩河百郡宋山川。諸公尚守和親策，志士虛捐少壯年！京洛雪消春又動，永昌陵上草芊芊。（宋·陸游〈感憤〉）

生當戰亂的詩人，遭逢流離失所之苦，在恨別思家之餘，更憂念家國的存亡及黎民社稷的安危，其雖有報國之心，然空懷壯志，請纓無路，致徒生白髮。故此等詩作，表現出仁愛的胸懷，及人道主義的精神，並為國家民族的災難，發出沈重的悲慨。

四、多情卻似總無情——男女愛戀之情

男女之間的愛情，自古以來即是文人雅士所樂於歌詠之題，然由於中國古代社會受傳統儒教思想，及當時婚姻制度的影響，情詩之作並不發達，因而中國的情詩，除男女相與之情外，尚應包括「閨怨」及「弔亡」之作。如：

感郎崎嶇情，不復自顧慮。臂繩雙入結，遂成同心去。

（《清商曲辭》〈西烏夜飛〉其五）

池上鴛鴦不獨自，帳中蘇合還空然。……遼西水凍春應少，薊北鴻來路幾千？願君關山及早度，念妾桃李片時妍。（南朝陳·江總〈閨怨篇〉）

曾經滄海難為水，除卻巫山不是雲。取次花叢懶回

願，半緣修道半緣君。(唐·元稹〈離思〉其四)

詩中可見獲得幸福愛情的女子，與思念遠征丈夫的少婦，以及懷念亡故愛妻的傷心人，主角形象雖有不同，但其對愛的執著，與情意的堅貞，則是亙古不變的，因而愛情之所以偉大，之所以為人歌誦，就在於那一份不悔的癡情。

五、千金散盡還復來—曠放浪漫之情

中國歷代的抒情之作，固多以纏綿委曲，哀感頑豔之筆，言愁寫恨，扣人心扉，但更有著是神采飛揚，豪氣干雲，浪蕩曠達的灑脫飄逸，此類詩篇展現的是另一種精神的昇華與生命的飛躍，四射出耀眼的光芒和充滿熱情的活力。如：

憶我少壯時，無樂自欣豫。猛志逸四海，騫翮思遠翥。

(晉·陶淵明〈雜詩〉其五)

欲渡黃河冰塞川，將登太行雪暗天。……行路難，行路難，多歧路，今安在！長風破浪會有時，直掛雲帆濟滄海。(唐·李白〈行路難〉其一)

自笑平生為口忙，老來事業轉荒唐。……逐客不妨員外置，詩人例作水曹郎。只慚無補絲毫事，尚費官家壓酒囊。(宋·蘇軾〈初到黃州〉)

詩人的情懷雖同樣是不得志的困頓抑鬱，但卻從不同的角度，另外的層面自我開脫，吐露出積極用世，壯志未已的心聲，並散發出「致君堯舜上，再使風俗淳」的自信與期許，

絕不向惡劣的境遇低頭，以樂觀超曠的胸襟，大步邁進，勇敢的向命運挑戰。

六、神兮長在有無間——鬼神虛幻之情

人、事、物的存在構成了宇宙萬象，形成多姿多采的繽紛世界，然在三度空間之外，尚存在著一個仙鄉酆都，耐人尋味的超現實空間，因其不能至，而又不可知，故引人遐想，遂成了詩人對現實生活無法獲得滿足的避難所。如：

天迷迷，地密密，熊虺食人魂，雪霜斷人骨，嗾犬唁唁相索索，舐掌偏宜佩蘭客。帝遣乘軒災自息，玉星點劍黃金軛。……分明猶懼公不信，公看呵壁書問天。（唐·李賀〈公無出門〉）

青冥浩蕩不見底，日月照耀金銀臺。霓為衣兮風為馬，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。虎鼓瑟兮鸞回車，仙之人兮列如麻。……世間行樂亦如此，古來萬事東流水。（唐·李白〈夢游天姥吟留別〉）

世間的擾攘不安，亂象紛呈，詩人在無能為力之際，只有在自己創造的幻想國度中，尋求保護與慰藉，但詩人自身早已心知肚明，這不過僅是一種心靈上的補償作用，然卻又信誓旦旦，懼人不信，其告知別人的同時，實則也是再一次的說服自己，使心靈獲得暫時的安寧與紓解。

七、解用無方處處緣—超脫世俗之情

世間多滄桑，人情多冷暖，終一生的競逐，當我們回頭觀照之時，是滿足的喜悅，還是無奈的空茫，抑或是了然於心的徹悟呢？唯有在無所爭、無所求的心境下，才可見出自性真我，也唯有超脫世間俗情的羈絆，詩歌中的詠歎，才能有落盡繁華的自然真淳。如：

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。問君何能爾？心遠地自偏。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辯已忘言。（陶淵明〈飲酒〉其五）

有欲苦不足，無欲亦無憂。未若清虛者，帶索披玄裘。浮游一世間，泛若不繫舟。方當畢塵慮，棲志老山丘。（晉·史宗〈詠懷詩〉）

先賢有言：「世情當出不當入，塵緣當解不當結，人我勝負心當退不當進。」（《袁中郎全集》卷二十四〈答李元善〉），世情無常，塵緣難了，爭競之心更是一切痛苦的淵藪，唯賴詩人的當下醒悟，方能在萬丈紅塵中開闢出一片清新樂土。

參、結語

詩的主要內涵是「情」，而詩的價值即在於情的真摯。